

东方历史评论·影像

| 第二辑 |

找寻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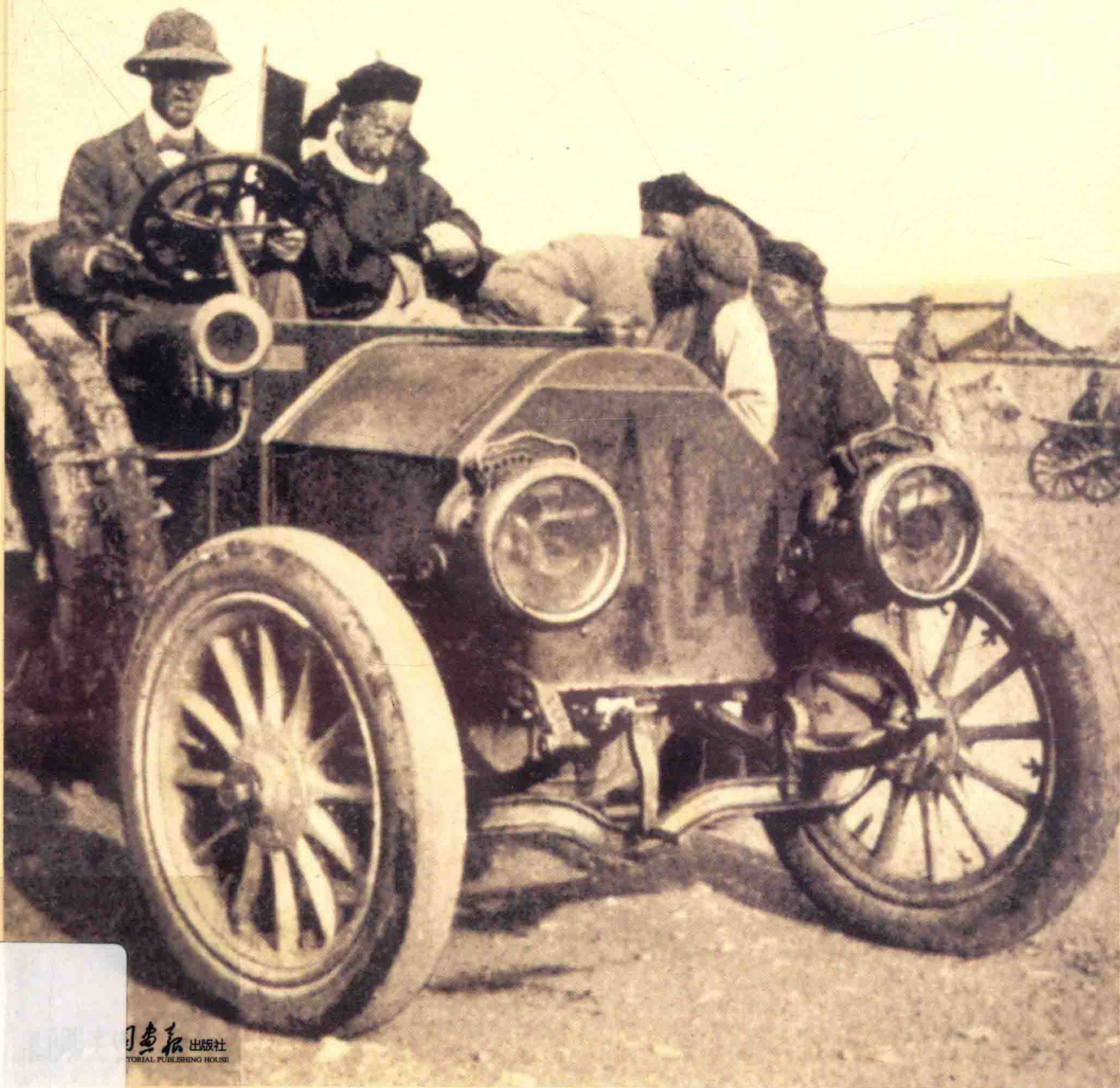
# 西洋鏡



LOST  
History

## 1907, 北京—巴黎汽车拉力赛

[意] 吕吉·巴津尼 著 沈弘 邱丽媛 译



中华书局 出版社  
CHINA PUBLISHING HOUSE

东方历史评论·影像

| 第二辑 |

找寻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 西洋镜



LOST

1907，北京—巴黎汽车拉力赛

[意] 吕吉·巴津尼 著 沈弘 邱丽媛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07, 北京-巴黎汽车拉力赛 / (意) 巴津尼著 ; 沈弘, 邱丽媛译.  
— 北京 :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5146-1194-6

I. ①1… II. ①巴… ②沈… ③邱… III. ①赛车—汽车运动—  
体育运动史—中国—1907—摄影集 ②历史地理—中国—1907—摄影集  
③风俗习惯史—中国—1907—摄影集 IV. ①G872.1-64 ②K928.652-64  
③K89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5091号

1907, 北京—巴黎汽车拉力赛 [意] 巴津尼 著 沈弘 邱丽媛 译

出版人: 于九涛

责任编辑: 郭翠青

责任印制: 焦 洋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编: 100048)

开 本: 16 开 (787mm×1092mm)

印 张: 11.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博海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定 价: 58.00 元

总编室兼传真: 010-88417359 版权部: 010-88417359

发 行 部: 010-68469781 010-68414683 (传真)

## 序 言

——西皮奥·博盖塞写给巴津尼的信

加尔达岛

1907年9月

亲爱的巴津尼：

在我们两个月辛劳跋涉之后——在我们经历了各种乱石河流、沙砾林地、泥泞沼泽以及大众的欢迎仪式后——仍然有人认为我们的旅行显著证明了一点，即驾驶汽车从北京到巴黎是不可能的！

这自相矛盾的表述在其简朴之内蕴含着拜占庭风味。然而，此悖论在字面上毕竟是对事实的准确叙述，这也正是我们旅行所已经证明的：在目前是不可能单独驾驶汽车，舒坦地坐在汽车座位上，从北京到达巴黎的。我们的亲身经历也证明了，建立旨在把那些最可爱且技艺高超的中国“女艺人”从天朝都城运送到红磨坊舞台的班车服务，不会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投机活动。

然而，这次北京—巴黎汽车拉力赛难道没有教给我们一些值得学习的事情吗？

我的思绪回到了恰克图那个百万富翁朴实无华的房舍里。在那里，女主人脸上挂着善意的微笑，亲自从厨房来到餐厅，把一排排装着上等乡村醇酒的杯子摆上桌，并在桌上摆了大盘子，内盛全乳牛和全羊的肉块，或者盛有大堆的面条或米饭。在那儿，法莉亚这个乡下小

丫头，探出她朝气蓬勃但略有野性的小脑袋，上面别着一朵草原之花。在那儿，新老朋友无须邀请，不拘礼节地进进出出，拿走自己那份丰厚的盛情和食物。我回想到围绕着嘎吱作响桌子的谈话——想起每个人谈论我们穿越戈壁滩的实际效用时表现出的热忱敏锐，这次穿越把最为快捷的驼队创下的17天纪录减少到了4天；还想起人们向我们提出的那些技术和商业性的问题，即采用这种快运方式，至少把部分茶叶货物运送到边境某处的可能性。这些茶叶货物此前都是经海路运至海参崴，然后再从那儿改用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运往各处。

您是否还记得我们伊尔库茨克的主人所表现出的那份热情？他在下乌丁斯克搭我们的车，痴迷于在西伯利亚干硬的道路上疯狂奔驰，让松林的清新空气灌满肺腑。他肯定有着驾驶汽车的激情萌芽。在合适的季节里，在西伯利亚那无垠的旷野上，驾驶汽车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我们热情的询问者是两个坚定而务实的英国人，他们分别是金矿的拥有者和工程师，他们面临的困难是要找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与叶尼塞斯克之间更快捷的

联络方式。对于他们来说，我们那辆停在“大都会旅馆”院子里、行经两千英里劣质道路而未受损害的汽车，简直是最有趣的咨询话题，而且我们向他们展示了找到新颖且出乎意料之解决方法的辉煌前景。

在托木斯克，最难忘的情景是在省长的寓所内。在他所管辖的那个州（其面积与德意志帝国接近）的最南边，阿尔泰山展现出了它崎岖的山峰，并为人类开发自然的的活动奉献出了富含矿物宝藏的山谷和山坡。省长告诉我，某个英俄合资的轮船公司试图借助在暖季横渡鄂毕河的大轮船，在托木斯克和北冰洋之间开展和建立定期的运输业务已是几经坎坷。他还告诉我，整个中西伯利亚都能从汽车这项发明中获益匪浅，并将给当地的内外贸易带来推动作用。他思想之慧眼，即一位现代人的眼光高瞻远瞩，幻想着要借助飞驰的引擎，把托木斯克同巴尔瑙尔和比斯克，还有阿尔泰山的采煤中心连接起来。他不仅仅如此梦想，而且还对此加以权衡和评论。简言之，他深入探讨了这件事的可能性。

再后来，在鄂木斯克，我们进入大草原地区。那里，雨季要比针叶林带地区短许多，而土壤的抗雨性则更好，整个地区几乎是一马平川。我们再次发现和北蒙古所遇相同的路况，在那里，我们追逐羚羊，让我们的汽车以其最高速度奔驰。在鄂木斯克，我们也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种始料未及且令人惊奇的活动和进步的环境之中。那个省于1906年出口了价值4000万卢布的牛油，还销售了价值600万卢布的农具。在那个省份，有聪明的俄罗斯人和睿智的西伯利亚人，即现在勤奋能干的吉尔吉斯人的活动，这些活动都得到丹麦人和英国人，还有

挪威人和德国人等所开办的商业和金融企业的指导和加盟。这里的所有人都忙碌于畜牧业、乳业和牛油贸易，并以此来创造财富，热切致力于提高其牧场质量，以及作为饲料的庄稼的生长。这种年复一年不断深化的活动所覆盖的面积包括整个大草原地区，那里，吉尔吉斯的游牧部落受到他们种族古老本能的驱动，逐水草而居。和从前一样，这种本能就像小溪一样穿越了所有的村庄。在那些村庄里，新来的移民，或者先前来自俄罗斯欧洲部分被流放者的子孙，全都聚集在一起，形成新的、充满活力且十分繁荣的社区。从鄂木斯克到库尔干，到巴尔喀什湖，到塞米巴拉金斯克，伸展着巨大的草原，存在汽车运输的可行性，今天仅仅是可能，明天就将成为必需。

其后，在秋明和叶卡捷琳堡，在那谦逊而勤奋的人群里，在乌拉尔山脉无尽的矿藏里，每亩地都孕育着隐秘财富的宝藏。那儿的石头提供了最便利的道路，一直延伸到德国的边境。在我们汽车途经的各处，它都顶住了最艰巨的考验，未受损伤地通过了此类机器的“受难之地”，而在这些地方，坚固的俄式“塔兰达斯”大型四轮马车和“特力加斯”轻型四轮马车均难以幸存，它在各处都留下了如同农田里的犁沟那般不可磨灭的印记。在那犁沟里，播下了一个更有前途的文明和未来更快速发展模式的种子：它在各处唤起了建立定期运输交流往来的愿望。借助于这些运输交流往来，各个国家的生命力将得以流遍整个欧洲大陆。

但在俄罗斯边界的这一侧，即在西欧，德国已经拥有良好的汽车道路，法国的道路更佳——这些地方，引擎牵引的问题并非是未来的难题，而是当前的迫切问题——我认为，

西欧的专家讨论和民众热情显示出，我们努力获得的成功是一件伟大而杰出的事情。这很自然，因为它不再是为某地谋利益，或者仅仅是赚取私人、工业和商业利益的问题。我们的成功是全新并具有决定性的自我诉求，它来自一种新生且基本上属于欧洲的产业，来自一个年轻和充满生机活力的工业，其中涉及大量资金、科技知识、情报和先进可靠的成就。

当一个国家想要革新其炮兵，并且在研究了相关技术要求和批准最终计划之后，在采购必备材料之前，必须对这些材料进行测试，而且是比其将承担的任务更为严格的测试。金属要接受超过极限的过劳试验，要经受拉、扭、压的测试。它们被强制变形，各方面都超过工作要求。其后，炮口要按照科学上最精密的标准进行铸造，炮管的射击力要经受过量弹药和不同爆炸物的测验。除非该机械能够扛得住比其指定功能更久且更猛烈的使用方式，否则官方是不会对其感到满意的。

从北京到巴黎的“奔袭”是对汽车的一种类似测试，这也是它吸引欧洲大众的主要原因。我们个人和汽车的名称都是次要的，我们的汽车是欧洲发动机制造科学的代表。

文明世界是在见证对这辆新型汽车最丰富、最全面和最有说服力的测试。人们意识到，此项测试是通往废除所有人力和畜力牵引运输之路的深入和具有决定性的一步，此项废除是社会进步的最确切的指标之一。

在接受晨报挑战之时，我的头脑里就有了如下目标：向人们展示一辆制作精良的汽车，经过审慎而精心的维护，在有road的长途跋涉里均可取代畜力牵引。

如果这辆汽车还需用人力拉上几码，如果

不时地仍需要使用杠杆和千斤顶来把汽车从泥沼或者沙地困境里解脱出来，如果要使用木排和渡船在没有浅滩的地方渡河，这些也都无关紧要。当克服了那些造成几个小时耽搁的障碍之后，汽车便可以开始其没有任何牲畜可以持续为之的正常工作了。汽车能承担这些任务而不会有显著的磨损，能长时间保持其工作的精度和效率。

北京—巴黎汽车拉力赛证明我是正确的。

在未遭受过度磨损的情况下，伊塔拉汽车在几乎都很糟糕并时常极为恶劣的路况下成功完成了长途跋涉，那是在对其整个机械系统进行严酷考验的气候条件下进行的。它的结构框架被颠簸震动晃松，发动机在陡峭的爬坡路上超负荷运行，车轮在沙土中或者在雨水浇黏的泥地里打滑，长时间在骄阳下的恶劣路面上缓慢行进而过热。汽化器经常在反常条件下工作，而温度计则显示，因从长期干旱转为连续降雨和潮湿的气候骤变能带来高达10℃的温度变化。它的齿轮和传动轴经受了频繁且突发的转换，离合器每时每刻都要衔接或放松。简言之，汽车的每个部件（且不提因工作受损的轮胎和弹簧）都经历了最为严酷和最难以预见的考验。我们走过的10000英里路程中有7500英里都没有道路，但汽车在毫无辅助的情况下没能完成的道路总长不过120英里。

我对实际获得的结果感到十分满意，尽管事实证明，目前不可能驾车从北京直达巴黎而中途不下车，但我仍然愿意指出我们获得成功的一些因素。

我几乎不愿提及汽车本身，其工作成果已证明它是一台制作精良的机器，但它毕竟仅仅是获得成功的工具罢了——就如同凿子一样，

艺术家用它雕刻出其心灵在美梦里创造的形象。在一件艺术品中，受智力指挥并操纵凿子的手具有更大的价值。同样，在我们勤勉的远征准备工作里，它也有更大的价值。

对于汽车型号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确定的。力量和轻便是互相关联的条件，一台重2000千克、具有40马力的汽车实际上可能比重量稍次但马力更小的机器更轻便有用。我们着重关注之处，是安排对配件进行必要的准备。我们携带了大量配件，将其按一定顺序放入车后的工具箱里。很幸运，我们几乎没有必要使用它们。要进行补充的油料等则按照经过周密考虑后制定的计划，沿着道路隔段进行足量放置。

在我确定接受《晨报》挑战的2月15日和我们定好从北京出发的6月10日之间，期限短到不足以用通信来进行联系，只能通过电报和个人会面进行安排。穿越中国包括蒙古地区（今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所必需的机油和汽油从上海运到北京，西伯利亚和俄罗斯各段所需的油料通过诺贝尔公司从圣彼得堡运来，并沿着我们穿越广袤的俄罗斯帝国的路段进行分配。从北京出发的缓慢驼队，给位于乌德的孤井和库伦的圣城带来了我们征服戈壁沙漠所需的供给，从而使那远征变得更容易些。我们一路上遇到了许多这样的队伍，它们在依稀的晨光或漫长的暮色里困倦地前行，或者在盛夏悠长而炎热的时光里栖息于枝叶之下。那些必需的物资被从另一方向经横跨西伯利亚的大铁路，送到沿着西伯利亚老路散布的大城镇和小村庄里，最后源源不断地送到我们手中。那条老路见证过诸多经受了深重苦难，但仍怀有骄傲之心的人士的队列，他们被

从自己的国家流放，但心中仍然渴望着自由和公正，而现在，它见证了我们风驰电掣的汽车迎风招展着一个自由民族的旗帜。

来自意大利的轮胎在经过测算的间隔处等待着我们，在鄂木斯克，我们设立了一处备件储藏库，尤其储备了轮胎和弹簧，我们估计在那个接近长征半途的城市将不得不更换这些零件。机油和汽油的供给按照以下方案进行：我们车上可容纳超过300公斤的汽油和100公斤的机油，足够支持跑600多英里。每个储藏点一般都有足够再次加满的油料，由于运输的困难，这些储藏点在蒙古地区间隔约450英里。在铁路或船舶更容易到达的俄国地域，则间隔150英里，或至多间隔300英里。自伊尔库茨克往后，每隔600或1000英里处就有新的倍耐力牌替换轮胎在等待着我们。

我们非常幸运，从来没有缺过汽油或者润滑油，轮胎的供应也从未让我们失望。事实上，我们很少需要利用这些备用轮胎。只有一件事情未能如愿，不过也还问题不大，因为后来发生的困难证明我们的考虑是正确的。由于同奥地利海关有些龃龉，轮胎和替换弹簧没有被运抵鄂木斯克，而是被卡在了莫斯科。我们的汽车靠已经损坏的弹簧支撑着蹒跚进入了喀山，其中一个轮子在卡马河岸下午休息的时候，由那些观念已经拉丁化的牧民费力修补好。

另一件事却做得并不完美，就是对那些乘车旅伴及其行李的安排。在我们当中，您比其他人所受的罪更多。毫无疑问，您应该记得，我们是在到达巴黎前夜才找到了安放旅行袋和皮箱的最佳办法，即将它们堆在工具箱上，可是，唉！它们总是压在您的肩膀上。埃托尔徒

劳无益地用大量绳索和最富有创意的绳结将其认真地捆牢，但汽车的颠簸会使得最结实的捆绑松弛，顶部的大行李会一点点松开，迫使埃托尔重新再绑一遍。

在那60天当中，那个好人工作得多么努力！他的确是使用凿子的妙手。没有他废寝忘食地保养发动机和汽车的所有其他部件，我们绝不可能抵达巴黎，也许我们根本不会在这里。

没有尝试过的人，是无法想象机械师的工作，就如同我们一样处于长征之中：在那些对机械科学一无所知、语言不通、头脑思想和我们全然不同的国度里，他完全靠自己，没有工具房的设备，也没有车库舒适的环境。在每天旅行的14、16或18小时中，他咬紧牙关、神经紧绷，聆听着汽车在与崎岖的地面抗争时，发动机发出的最轻微噪音和汽车发出的最轻微响声。其后，他会花上两三个小时在车架下，在被疲惫的发动机烤热的空气里工作，那里有浓厚的润滑油味道——他检查、测试、登记、拧紧变松的螺母和脱位的螺丝钉，不仅渴望修好那天运行所造成的细微损伤和变位，还想通过自己的审查和智慧来预见并防止次日可能会出现的麻烦。在硬路面上抓紧时间睡几小时，在汽车正从一个车辙跳到另一个车辙时坐在座位上仓促地吃完饭，这就是他的日常工作。有时还要给埃托尔增添司机的任务，那是在他取代我驾驶以便给我片刻休息时，或者在路面坎坷，需要我下车指导他越过那些在车上难以对付的关口时。作为司机，他证明了自己是无与伦比的。巴津尼，您是否还记得，接近一座桥梁或者在软湿地面上穿越一短条干地时，我被迫检查地面，并用石头或者木棍为埃托尔标明



巴津尼，意大利《晚报》记者，搭乘博盖塞亲王的的车全程采访了这次汽车拉力赛

我们汽车轮子要经行的确切地点？您是否还记得他那敏捷的动作之绝妙精准，汽车在他的操纵下毫不迟疑地跳越到桥板上，或是从发黑油腻的泥浆里一跃而出，同时全速开动以减少其重量及与之相关的下沉危险？

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和力量，也许正因为如此，无论在困难之中、测试之中，以及在危险和风暴之中（您是否还记得我们所经历的那些充满雨水和泥浆的无尽时日？），还是在大众因我们的成就（他为此成就做出了巨大贡献）而慷慨赐予的欢呼和颂扬声中，埃托尔仍保持了同样的宁静、谦逊、一成不变的好脾气和永不失败的行动，以及对成功毫不动摇的信心。我把他当成自己在时常会很艰难的汽车拉力赛中的合作伙伴已长达十年之久，我已经把他当作值得信赖的密友，现在更是把最热烈、最热忱的友谊和最深切的感激之情永远赠予给他。埃托尔·圭扎尔迪是文雅且聪慧的工人典范，他没有丝毫奴性，对自己的价值完全确信，对自己的责任有敏锐的感知。带着



公正无私和对朋友的忠诚，他把自己充满才智的服务提供给能够殷切激励他的人，提供给他相信能够欣赏他头脑和内心伟大品质的人。

他15岁时就成为了他父亲驾驶机动车上的一名司炉，一次铁路车祸使他失去了父亲，自己也受了伤。他跟随我已有10年，受委托驾驶了一辆又一辆的汽车。他在车间里工作过，获得了在欧洲所有公路上驾驶的经验，并从中获得了审慎、冷静而坚决的勇气，以及足智多谋且科学的能力。现在，他在欢迎其胜利归来的掌声之中获得了自己勇气的王冠。他来自罗马涅地区，其种族的冲劲和坚忍的力量都或明或暗地体现在他身上。

我们成功的另一个因素是我们周围那些人的态度。

在我们的试验所获得的成功里，各级政府的善待，人民的善意，许多陌生人给予我们的帮助、支持和鼓励，是用言语无法表达其重要性，或衡量其价值的。那些陌生人成为我们片刻之间的密友，现在则再也碰不到了。

毫无疑问，以您一贯的活泼风格，您将能够使我们曲折旅程中众多好心人的形象跃然纸上，他们曾为我们工作，而我们很难向他们逐一致谢。您将会谈及意大利驻外使节、中国和俄国政府、我们途经的各个国家的管理机构是如何帮助我们的。上述所有政府机构，包括我们自己的，在解释现存规章制度的时候为照顾我们展现出了全新的、始料未及的灵活头脑。

您将会勾画出那些似乎跟青铜一样结实，能够抵御疲乏的中国苦力们的形象，他们青铜色的身体赤裸至腰间，面容冷漠，而令欧洲人难以捉摸的中国眼睛被赋予了一种模棱两可的表情。

您将勾画出穿着长袍的蒙古骑手们粗犷凶猛的外形，长袍上还带有羊群和蒙古包的味道。牧民们披着漂亮的长发，甜美的眼睛热切地注视着他们广袤土地的地平线，及其略有起伏而宽广的大平原，正一步步靠近那苦难会更少的未来和更人性化的生活。

您将能够描绘这些人群，他们彼此不同，独特有趣，忙于看护我们的汽车，那是在它喘息着攀上陡峭石崖，把水和蒸汽喷射到蒙古沙土上的时候，或者在西伯利亚和俄罗斯的沼泽峡谷里，像船一样侧靠在岩石上的时候。您将会诉说，在那远离故土之处，我们是多么地受助于所遇同胞的兄弟之情，受助于离开自己工场、业务和学校的那些群众为我们汽车的路过而欢呼的热忱。汽车作为工业产品和象征，是一个民族内蕴含的生命力，促使他们不断进步。

所有这一切，还有其他很多，将会在您书中精彩的字里行间得以叙述。

我想把注入我们疲惫四肢的力量，诸如我们竭尽心力的勇气和困惑头脑的清醒，纳入一种温柔和感激的博大运动之中。这是所有女士以其呵护，以其热切的话语和转瞬即逝的微笑，在一天、一小时、一分钟里赐予我们的。我向所有自己的和还不认识的朋友们致意。所有，我是指那些善良的家庭主妇，她们在其好客的屋檐下给我们提供了一天的家庭庇护，提供了好床和好饭桌的欢乐，以及一个整洁和有女人味的住宅所能从一个来自孤寂漂泊生活的人心中唤醒的那种朦胧感觉。那些牧民的妻子，在与世隔绝的村公所里，在用短柄斧把参天巨树树干劈成的，称作“伊斯拔斯”的俄式小木屋里，从日落到日出为我们提供她们所拥

有的一切，包括屋顶和房间，把她们贫穷的房舍留给我们享用。她们把装着热气腾腾食物的盘子，把西伯利亚牧场产出的香喷喷的牛奶，把如同出产它们的泥土一般黑的面包端给我们。那些文雅和有教养的女人在跟我们一个小时的思想交流里——也许由于认定我们将不再相遇而更显亲密——把我们的思绪从其日常的俗务中转移出来，给我们的头脑还原一点点弹性，这弹性正是旅行中那连续不断并且单调的机械动作所会损害的。我们相逢过的所有人都朝我们微笑、飞吻，打出手势予以鼓励，并投出鲜花。所有人，以及我们的家人，我们在想象中看到她们抱着孩子，从心底发出欢乐的呼唤，在家门口等待着我们。她们，即使在那日常旅行的坎坷生活中，也是感动我们和支持我们的潜在力量。

这些就是促成我们事业成功的因素。对此，您比我更为了解，并如诗人般将其吟诵，如史学家般将其记录。您也明白，我们旅程的总体情况是迥然不同于许多其他旅行的。

我有时想到历史上的某些人物，他们应该是传奇性的，相反却几乎被遗忘了：在未知地区探明或者重新发现地理实况的旅行家们，那些多年来天天冒着生命危险为祖国的商业开拓了丰厚领域的人。我对他们思忖再三，想到他们回到家中，他们的名字炙热了我的嘴唇。有少数专家向他们致以问候，有一小部分日报谈到他们的事迹却经常刻薄地挖苦他们。然后他们便被缄默所包围，有时候这种公众的冷漠，他们为之服务、为之受难的人们的这种刻薄的轻视，会使他们感到心碎。

而成就远比他们小的我们，在世界的大都会里、在繁忙的城镇里、在宁静的郊区、在欧

洲所有的道路上，则能受到普遍的赞誉和唤醒片刻的热情。其原因很复杂，其中有交通方式的新颖，以及汽车在日益增长的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重要性；有旅程的长度，尽管我们遇到当前首次为人所知的困难，所幸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得以完成；有技术问题的妥善解决，以及亚洲那块永远让人迷恋之地的诱惑，我们恰好从那里来，而它在西方人眼中又是如此的陌生。我们旅行的起点和终点之间形成了对比，我们从一个让人无法理解的帝国的神秘首都出发，其生活之声音在传递给我们的途中因空间和思想的距离而减弱，我们到达了一个最精致的和声乐器之都——巴黎，在那里，最轻微的声息都能经过千重回声的增强放大而传遍世界。

这儿和各处都藏有我们问候人们的秘密。我想您已经说过，它首先存在于沿着旅行路线陪伴着我们的电线里，日复一日，电线把我们的新闻传送给发布它们的报社。电报和报社是引发我们尝试能够获得普遍关切的直接手段，它们在各处散播您充满启迪并使旅途事件栩栩如生的作品，而那些事件本身则实际上常常显得单调，使我们疲倦。带着对事实的审慎忠诚，您已然明白如何在您的绘画里给它们打上凸显其真实状况的强光，明白如何在对舞台全体演出者的空间透视里赋予其确切价值，公众已经从您讲述我们现代版奥德赛冒险故事的篇章里感受到贯穿其中的诗意灵感。

然而，在阅读您著作的时候，没人能够怀疑您在写作时付出了多么大的意志努力和道德力量的实践。我有幸在那两个月紧张的脑力劳动和令人压抑的艰苦物质条件之中成为您的同伴，只有我自己能成为其见证人。

作为那两个月生活无法磨灭的印记，我仍然保持对您的真挚敬意，以及时光消逝所无法抹去的深切友情。

相信我，亲爱的巴津尼，并附以诚挚的敬意。

您的，  
西皮奥·博盖塞

## 目 录

	序 言 / 1
一、从巴黎至北京 / 1	3月18日的事情 / 1 巴黎 / 3 “在北京” / 4 外务部 / 5 我们的车 / 6 埃托尔 / 7
二、出发 / 9	博盖塞亲王 / 9 车 / 10 准备工作 / 11 战争前夜 / 13 出发 / 14
三、前往长城 / 19	无知者的智慧 / 19 越过北京的桥 / 22 我们的苦力 / 23

南口 / 25  
神圣的山谷 / 26  
第一次看到长城 / 28

#### 四、翻山越岭 / 31

我们越过长城 / 31  
意大利海军陆战队员们离开我们 / 32  
在中国快速穿行 / 33  
在连崖庙山的阴影下 / 41  
紧张的时刻 / 48  
看到蒙古 / 51

#### 五、行走在蒙古草原之边 / 52

中国官员子弟的好奇心 / 52  
电报与鸦片 / 53  
与沼泽奋战 / 55  
张家口 / 56  
大总办与都统之间 / 57  
一切就绪 / 59

#### 六、在蒙古大草原上 / 62

在河床上 / 62  
万里长城的烽火台间 / 64  
我们在“绿海”上起航 / 64  
蒙古人的热情好客 / 68  
驶往沙漠 / 72  
庞江 / 78

#### 七、在戈壁大沙漠里 / 79

沙漠中的电报 / 79

	依然不见肯特 / 81
	在一个干涸的海盆中 / 82
	太阳的威力 / 87
	乌德 / 89
<b>八、沙漠中的城市</b>	远方的山 / 90
<b>    / 90</b>	灾难全景 / 93
	沙漠中的城市 / 94
	一辆神秘的汽车 / 97
	追赶羚羊 / 98
	库伦 / 100
<b>九、库伦</b>	在华俄银行 / 102
<b>    / 102</b>	奇怪的朝圣之旅 / 104
	一名中国总督坐在我们的车上 / 105
	从库伦出发 / 108
	陷入沼泽 / 109
	狂怒的怪兽 / 112
<b>十、去往恰克图</b>	第三次事故 / 115
<b>    / 115</b>	蒙古人与布里亚特人之间 / 116
	夜间比赛 / 118
	穿越友鲁河 / 122
	第一次涉水 / 123
	恰克图 / 127

十一、贝加尔湖畔

/ 129

十二、断桥之灾

/ 133

十三、在伊尔库茨克省

/ 136

十四、在叶尼塞河盆地

/ 139

十五、托木斯克——学者之城

/ 143

十六、伊希姆

/ 151

十七、乌拉尔山脉

/ 154

十八、从卡马河到伏尔加河

/ 156

十九、从伏尔加河到莫斯科河

/ 158

二十、离开俄罗斯

/ 162

二十一、接近终点

/ 164

二十二、巴黎

/ 166

## 一、从巴黎至北京

### 3月18日的事情

1907年3月18日，对我来说是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午，我坐在办公桌旁，沉浸在北美铁路路线的研究之中。那时我对各种铁路问题非常感兴趣，并为此写了一些评论文章，在国内外错综复杂的铁路规章上为自己寻找精神食粮。突然，不远处的电话响了，把我从美国铁路的纷乱思绪中惊醒。

“谁？”

“早上好。”（我马上听出此人是谁，是吕吉·艾伯丁尼先生，《晚间邮报》的编辑。）“我想找你谈谈。你能来吗？”

“马上？”

“是的。”

“好吧。”

“谢谢！”

旋即我出了门，一招手，搭上了第一辆出租车。在路上，我的脑子里一边闪过24小时内发生的事情，一边猜测被紧急召集的原因。报纸需要“特邀记者”？爆发了战争？不，就连委内瑞拉也已经停战一个星期了。革命？不会，现在太冷了，革命往往随着夏天温煦的风

吹来，再开花。4月底，在编辑部，我们会听到人们自由的呼吸，而有电报显示：“保加利亚（或希腊）的队伍屠杀了一个希腊（或保加利亚）村庄的所有居民。”……或者是无法预知的灾难？灾难是没有止境的。

都不是。职业嗅觉经常使我产生不祥的预感，南北半球都没发生任何重大事情。当我正受这些猜测煎熬时，已经到了编辑部，我们的报社总部，编辑坐在那儿，一脸镇静。他递给我一份《晨报》的复印件，指着头版大幅黑字标题下的内容：“你认为这个怎么样？”

我看了看这个惊人的建议：

“是否有人愿意参加今年夏季组织的北京—巴黎汽车拉力赛？”

我又念了一遍，心里对发起者油然而生了敬佩之情：他肯定是一个有伟大思想的人。

“你认为这个怎么样？”吕吉·艾伯丁尼先生又一次问道。

“太棒了！”

“这可行吗？”

“即使这个计划失败了，这个尝试也足够有趣，是值得一试的。”

“你想参加吗？”

“非常乐意。”

我们又花了几分钟时间浏览了《晨报》近



几天的内容，寻找有没有这个奇特旅行的另外消息。有好几个栏目回应了这个挑战，信件热情洋溢。有一封意大利人写的信，吸引了我们的眼球，口气冷静，文字简洁，就像是一张正式的收据。它这样写道：

我报名参加北京—巴黎汽车拉力赛，开一辆伊塔拉牌的汽车。我想尽快得知本次汽车拉力赛的细节，以便能作一些必要的安排。

西皮奥·博盖塞亲王

这个名字和风格使我马上想到：这个人肯定是说话算数的。

我早已听说过西皮奥·博盖塞这个名字，他是位著名的赛车手和旅行家。1900年，他和一个旅行队一起穿越了波斯（今伊朗）和一些荒芜的地区，他还穿越了哈萨克斯坦南部地



博盖塞亲王，意大利贵族，北京—巴黎汽车拉力赛的参赛者和优胜者。在大选中被选为意大利国会下议院议员，但他在参加北京—巴黎汽车拉力赛前就递交了辞呈

区，向北旅行至西伯利亚大草原，然后乘船渡过鄂毕河和托木河，到达了托木斯克和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并坐火车到了太平洋海岸。旅行归来后，他写了一本有关这些旅行的书，一部学术性的书籍，具有一本航行手册的严谨和精确，细节、技巧、翔实——这本书的作者头脑清醒，非常理智，不会被崇拜、情绪和感情冲昏头脑。与其说这本书的作者是诗人，倒不如说他是个科学家。在他的书里，理智控制着情感，意志战胜了冲动。西皮奥·博盖塞亲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坚强、果断，敢做敢当。他若是没有先前的经历，也不会参加北京—巴黎汽车拉力赛，一旦开始了，他一定会竭尽全力取得胜利，我马上对他产生了信心。

突然，编辑停止了《晨报》的浏览，以坚定的口吻对我说——

“你应该立即去北京。”

“好！”

“北京—巴黎汽车拉力赛6月10日开始。你可以先穿越美国和太平洋，顺便看一些有趣的事——纽约索审判案的结案。”

“好。”

“旧金山的重建，夏威夷岛的情况如何，日本是怎样从战争中恢复过来的，穿越亚洲将成就你的环球旅行。”

“那么汽车拉力赛呢？”

“我会一路和你联络的。我们请求博盖塞亲王让我们全程报道，我想他会同意的。无论怎样，你会发现北京的一切都已经准备完毕，我们甚至会给你提供一辆车。第一艘去美国的船要开了。让我想想，这是一张船票，后天从法国出发。德国北部劳埃德公司的‘威廉大帝号’将于3月20日从瑟堡启程去纽约。你今天